

你在遥远 星空中。

下

九鹭非香

作品

这个男人，对待什么事都用了全部的认真在里面，容不得半点虚假。所以他的不喜欢就是真的不喜欢，一点也不喜欢。而若有一天，能被 he 喜欢上，那也一定是全心全意的喜欢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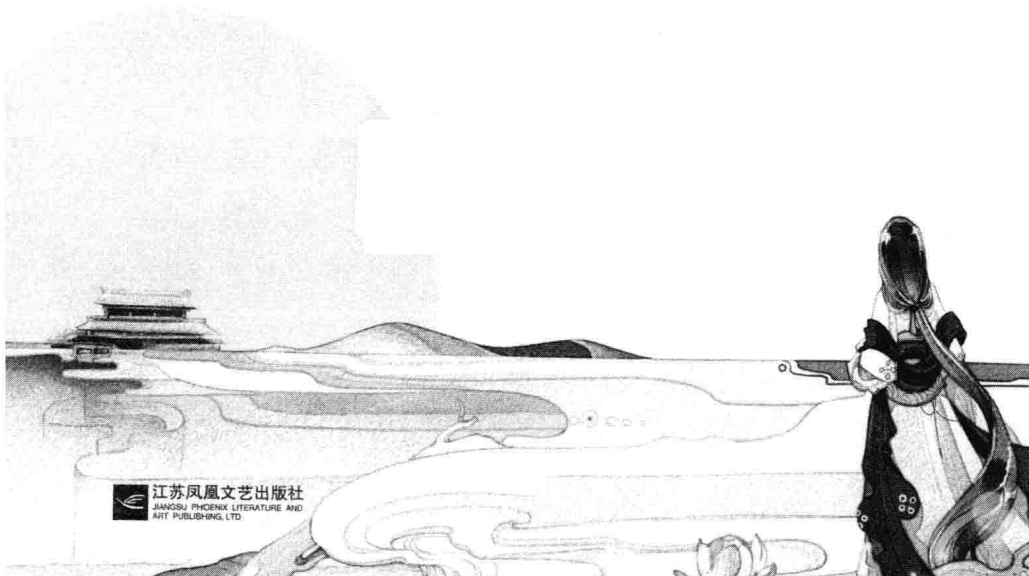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你在遥远
星空中。

九鹭非香
作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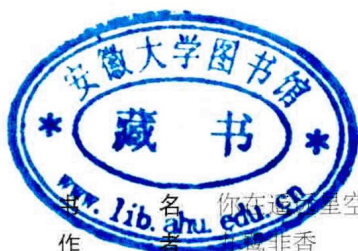
你在遥远星空中:全2册/九鹭非香著.--南京: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
ISBN 978-7-5399-7719-5

I. ①你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3614号



书名 你在遥远星空中
作者 九鹭非香
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
选题策划 王晓萌

责任编辑 姚丽

文字编辑 王晓萌
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
字数 320千字

印张 19

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,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719-5

定价 56.50元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楔子

第一章

荏九说：“我便是这里的山寨大王。” · 007 ·

第二章

荏九说：“扑过来！” · 033 ·

第三章

荏九说：“我是真的爱你。” · 070 ·

第四章

荏九说：“别让我再看见你！” · 104 ·

第五章

荏九说：“我要杀两个人。” · 127 ·

第六章

荏九说：“我的男人，要肤白貌美脾气好，
腿长肩宽有力道。” · 147 ·

第七章

荏九说：“我怎么突然觉得气氛有点沉重啊……” · 173 ·

第八章

荏九说：“我在害羞你没看出来吗？” · 198 ·

第九章

荏九说：“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” · 219 ·

第十章

荏九说：“你真神奇！” · 247 ·

第十一章

荏九说：“你杀妖怪的时候，别把血溅到我身上。” · 279 ·

第十二章

荏九说：“咱俩的关系又翻开了新的篇章？” · 313 ·

第十三章

荏九说：“你就那么不喜欢我呀……” · 339 ·

第十四章

荏九说：“你说得这么冠冕堂皇，
可我就是觉得你在吃醋。” · 353 ·

第十五章

荏九说：“来一个碾死一个！” · 390 ·

第十六章

荏九说：“你怎么说都有理。” · 418 ·

第十七章

荏九说：“我喜欢他，很喜欢他，最喜欢他了。” · 445 ·

目录

CONTENTS
[下]

7

第十八章

荏九说：“楚狂，离开我。” · 487 ·

第十九章

荏九说：“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遇见你。” · 523 ·

第二十章

楚狂说：“我和她在一起。” · 543 ·

终 章 · 577 ·

独家番外 · 580 ·



第十二章

荏九说：“咱俩的关系又翻开了新的篇章？”

雨不停下着，天阴暗得毫无希望。

哭号声在寂静旷野中显得那么苍凉，他睁开眼，看见的是昏暗的云朵，雨滴落进眼里，有些许刺痛感让他不得不眨了眨眼，有人从他身边踩过，他听觉像是忽然变得极为灵敏似的，能分辨出那人落脚起脚之间的声响区别。

这是哪儿？

他坐起身来，往四周张望，遍野的尸首，各种各样的死法，有人面色青紫，有人嘴吐白沫，有人死不瞑目。

然而在尸首之上，还有一些人在翻着尸体，他们口中唤着不同的名字，挂着同样的泪水，绝望地找过一个又一个的尸体。他身旁一具尸体的颈项处有一个小的乌黑的血点，那些记忆瞬间冲进了脑海里，他想起来了，祈灵教被奇怪的妖物攻击，他和一些教众被绑架进了一

你在遥远 下 星空中

个奇怪的地方，然后他被注射了药物，接着他死了，被辰衣……杀了。

萧斐探手摸着自己被针扎过的颈项处，伤口摸不到，但是他却摸到了奇怪的事情——他没有脉搏了。

食指在颈项处摁了许久，一点颤动也没感觉到。

他没有脉搏了。

萧斐以手撑地，艰难地站了起来，触目一片荒凉，让他只觉自己如今似在梦中。

这么多尸体，这么多雨，这是何等荒唐的事情。他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，脑子里什么也没有，也不知道去哪儿，他只是想动动，然后证明自己还活着。

“九姑娘！”

耳朵敏锐地抓到一个稍带熟悉的声音，他向那方看去，那方的付清慕穿着祈灵教自制的锦兰色袍子，他眉头紧蹙，像别的人一样，一边喊一边在地上不停地翻找着，喊着：“九姑娘！”

而在他身后，跟着一个身穿黑衣制服的短发男人，他的目光不断地在尸首中寻找着，却始终一言未发，诡异的沉默，脸色也诡异的苍白。

忽然间，付清慕停下脚步，在一堆尸体当中抓住了一只手，“九姑娘！”他语调微扬，还没来得及使力，人已经被拉到一边，楚狂动作快得出奇地将尸体下面压着的人刨了出来，但随即他的神色更沉了下去，“不是。”

付清慕气恼地抓了抓头发，“已经找了两天了，这么多尸首，不知还要翻到什么时候！你呢？你不是说那什么东西可以感应到九姑娘在哪儿吗？怎么一直没有反应啊！”

楚狂脸色更加苍白，“死了就感应不到。”他说着这话，声音却绷得那么紧，付清慕瞬间便哑言了，这里少说也摆了数千人，没一个活口，九姑娘怎么可能还……但是他没办法把这话说出口，看了眼楚狂腰间已经溃烂得厉害的伤口，付清慕咬了咬牙，继续向前找去。

“九姑娘……”

忽然间，付清慕顿住了脚步，他呆呆望着一个方向，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，“那是……”

楚狂跟着他望去的方向一看，怔了一瞬，倏地立即冲向那方，“荏九在哪儿？”他停在萧斐身前，不过十丈远的距离，已经跑得他气喘吁吁，额上冷汗直下，与他斩杀妖怪那天比起来，简直判若两人。

萧斐的目光静静地落在楚狂腰间渗出黑血的伤口上，脑子里闪过的却是那日辰衣将那名祈灵教众杀掉时，教众眼角流出来的血泪，他闭上眼努力沉下心来，“不知道。”

付清慕自楚狂身后跟来，“不是说她那日是和你一起被抓走的吗？你怎会不知道？”

每一遍询问便像是强迫萧斐再一次回忆那天的画面，辰衣的脸和她的声音，还有她杀了他的事实，“不知道。”萧斐隐忍道，“休要再问我……”

付清慕大怒，“这种时候不问你，还能问谁？祈灵祭司怎是如此怯懦自私的人！”话音未落，萧斐眼中忽然红光一现，楚狂眉头一皱，付清慕惊得往后退了一步。

萧斐手指微动，可在他动作之前，楚狂一手擒住他的手，迅速绕到他身后，将他膝盖一顶，迫使萧斐跪下，楚狂将他制服于地，泥水溅了萧斐一脸。这几个动作好像消耗了楚狂许多体力，让他声色更哑了几分。

“我相信阁下或许现在知道的事情还没我们多，但有些具体情报只有你知晓，望阁下配合，否则我只好对阁下使用暴力手段，我相信这是你我都不要的。”

萧斐在地上静了一会儿，终是点头，楚狂松开他，让萧斐坐了起来，“我与她被关在同一个房间，接着……”他声音一顿，转了下眼珠，“有人进来，将我祈灵教一人放到一个平台上，用针不知给他注射了什么药物，他死了。我是第二个，被针扎之后，我便什么都记不得了。”

付清慕闻言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面色倏地变得沉重，楚狂亦是更凝重的目光。

这样的情报，对他的任务或许有几分用，但对于荏九，这消息没用。他还是不知道她在哪里，还是找不到她身在的地方，如果荏九还活着，她不知会被吓成什么样，想着此前好几次在黑暗中时，荏九将他手臂拽得那么紧的感觉，楚狂的心一紧。

而如果她死了……

他松开拳头，其实死亡在以前对楚狂来说并不令人恐惧，战友的牺牲，民众的死亡，对于战争时期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，他已经习惯了，或说他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了。

可是荏九的死，他还没来得及去习惯。

没有谁像荏九这样，胡搅蛮缠地一步一步缠进他的人生，也没有哪个战友像她一样会因为心疼而把泪水落在他的手背上，一滴一滴地好像能烧进人心里。

楚狂腰腹间的疼痛似已麻木，但心底抽痛的感觉，从荏九消失的那一刻开始，却从来没有停止。

“你还活着，她也一定不会死。”他脚步不停，继续向前找着，雨水将他浑身都浇湿透了，显得他脚步那么沉重，“荏九还有事没做完，她不会这么轻易死去。”

萧斐闻言，却只摸着手腕的脉搏冷笑一声，“活着……”

忽然间，楚狂脚步一顿。他倏尔转头看向堆了七八人的尸体堆。他慢慢走过去，然后脚步越来越快，“在这里！”

别人听不到，但他耳朵里的嘀嘀声却那么响亮，是锁定到了识别器的声音，是代表荏九还活着的声音，他疾步跑过去，急切地将那些尸体拉开，在最里面看见了一只苍白而染满了污血的手。

楚狂几乎是有些颤抖地将那只手急切地握住。

指尖没有温度，但有细微的脉搏跳动传来，他一直悬着的心登时落了下来，但却开始激动地跳个不停，已全然不受他控制了。他手脚并用地将压住她的尸体都推开，将荏九从里面拔了出来，她一脸污秽

你在遥远 下 星空中

身体冷得僵硬，那一身衣服已经被污血染得看不清颜色了。

但这是荏九，楚狂在她颈项处摸了摸，有脉搏，没有肿块或残留物，他翻开荏九的眼皮想查看她的眼白，却听见一声轻哼。楚狂忙松了手，看荏九缓缓转醒。

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。

楚狂紧张得喉头发涩，他知道，荏九有极大的概率会留下后遗症，她可能会生病，会聋会哑，内脏或大脑会出现某些问题。

“楚狂……”她轻轻开口，眼神涣散，声音极哑，“我好像……死了……”

楚狂眸光微动，带着他自己也说不清的情绪，他将她抱了起来，动作那么轻，然后把她摁进自己的怀里，“没有，你还活着。”他说着，声音坚定而颤抖，不知是在告诉荏九，还是在告诉他自己，“你还活着。”

他抱得那么紧就像怕荏九跑了似的。

“还好……”她说，“要是我死了，你该怎么办。你就……回不去了。”

耳边荏九的呼吸细微而匀长，竟是又昏睡过去。

楚狂的手臂收紧，像要将她勒进自己胸腔里一样，又像要将她收到自己身体里保护起来一样，“没关系的……那些，都没关系。”

重要的，是你啊……

付清慕从楚狂身后走来，他拿手指戳了戳荏九的肩，“活着吗？”感觉荏九身体是软的，与他这两天翻的尸体大有不同，付清慕

给了自己答案，“活着。”于是他又戳了两下荏九的背脊，“活得怎么样啊？”

楚狂将他的手打开，目带警告瞥了他一眼。付清慕悻悻然地收回了手，“我就摸摸骨嘛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楚狂将荏九打横抱起，转身便走，“一切还没定论，不要随意碰她。”

付清慕摸着鼻子道：“刚才对人家祈灵祭司可不是这样，一巴掌就把人拍到地上了……”

楚狂侧头看了付清慕一眼，“没有谁，可以和荏九相比。”言罢，他转身离开，付清慕看着他腰间溃烂的伤口摸了摸下巴，“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，待九姑娘醒了就该发生点什么了吧，我可实在不想年纪轻轻地就被你们逼着成亲……”

荏九再醒来的时候是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面。

她觉得今日窗外透进来的阳光出奇亮，亮得扎眼，让她不得不眯眼适应了很久，才敢完全把眼睛睁开，而睁开后她才发现，原来窗户是没有打开的。她坐起身来，觉得自己的身体有点奇怪，她想自己应该是睡了很久，照理说在这样长的睡眠之后，不应该都会有疲惫的感觉吗？可为什么她却觉得周身轻松极了，像是洗了个舒服的澡，把身上的筋骨都打开了。

她耳朵动了动，听见外面有人路过，她脑子里竟然很清晰地勾勒出了外面的场景，她这是住在二楼，外面是条小巷子，有个卖糖葫芦

你在遥远 下 星空中

的从下面走过，他的左脚有点跛。

这些声音勾勒的画面下意识地就被她收纳进脑海里。

荏九自己都被吓到了。

恍然间想起之前被捉去那个奇怪地方被人扎了奇怪一针的事，荏九忽地反应过来，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，却发现她的指甲长长了，尖得吓人，她在被子上轻轻一划，棉布床单便被拉出了一道口子。

她脑子里惊得一片空白。待终于有点意识钻进脑袋里，她立即翻身下床，连鞋都没穿径直跑到梳妆台边，慌乱地将铜镜翻找出来，但她一时却不敢拿它照自己的脸。

在做了不知多少心理准备之后，荏九终是用铜镜照了自己的面容，看见了现在的……她？

一张苍白的脸，没有血色的嘴唇，满头的银发，她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，一张脸上毫无生机，然而便是这样的一张脸，却衬了一双鲜红的眼瞳，像是要从眼睛里滴出来一样。

荏九手一松，铜镜哐啷一声落在地上。

是和那些非人形生物一样的眼睛，荏九垂头看自己的手，和它们一样的爪子……

她不敢置信地后退了两步。

“啊……”她想说话，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发不出声音。她一怔，更加努力地想说话，但是不管她怎么拼命用力，喉咙里应该发出声音的地方就像被人割掉了一样，让她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发出含糊的声音。

荏九摸着自己的嗓子，锋利的指甲却一个没注意划到了她的脖子，但显然，她的皮肉还没有变得像那些怪物一样刀枪不入，那还是人类的皮肤登时便被指甲划破，混着之前还没落痂的伤口，显得可怖吓人。

她这是在做梦吧。

荏九不相信自己身体上的变化，她跌跌撞撞地跑出房门。

她一定是在做梦，不然就是幻觉，她得回到现实中去，她还有那么多事没完成，她还要走那么多路……

她从二楼的楼梯上跌跌撞撞地跑下去。这里是个客栈，大堂里不少人都在吃饭，小二在桌子之间忙来忙去，但在荏九下楼的这一瞬大家都惊呆了，怔怔地看着她。

荏九也怔怔地看着他们，她猩红的瞳孔里清晰地将他们的表情都收纳其中。

他们在恐惧害怕，他们在想，这是个什么怪物，这是哪里来的妖怪！

她不是妖怪……

荏九倏地转开头，她不敢与他们对视，她不敢再待在这里，她垂头往外跑，一上大街迎面撞上一个大婶，大婶被荏九撞得退了三步，翻身便倒在了地上，“哎哟，哎哟我说这是谁家的姑娘啊！力气这么大！”大婶扶着腰躺在地上大喊，但在看见荏九面容的时候却蓦地止住了声音。

周围人好奇的目光投了过来。

街上一静，然后有奇怪的气氛流转开来，荏九能感觉到他们在看她，她耳朵里渐渐飘进了极细的声音，“这是哪里来的妖怪啊？”

“是得了什么病吧！”

“哎哟，可别被她惹上。”

嫌恶，厌弃。所有的情绪她都那么清晰地接收到了。

她不想在这里待下去，头一埋，冲出人群便跑了出去，身后好像隐约听见有人在喊：“九姑娘！”但是她没办法停下来，她不是怪物，不想那样被人看待。

一路不停地跑，出了城门，直至城郊树林四周没了人声，她才敢停下脚步，这么长的距离，她跑下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累，连大气也没喘一口，她走到溪边，从清澈溪水的倒映中又一次看见了自己的脸。

那双猩红的眼却在方才那一路疾驰中变得更加兴奋和鲜艳起来。

她颓然坐于溪边，抱住膝盖，将头埋在膝盖里。

她到底……是怎么了？

付清慕回到客栈的时候正巧遇见荏九撞开人群跑出去，他本来想去追的，但见荏九跑出了他施展轻功也追不上的速度，只好抱着买来的烧鸡默默地回了房，大堂里大家都在议论着刚才看见的妖怪，付清慕听到只淡淡瞥了他们一眼，并未发一言，关于这种话，他已经听得太多了。

走到门口，楚狂正端着一碗不知名的银色的水往荏九房里去，付清慕拦住他，“九姑娘方才跑出去了。”

楚狂闻言一怔，将托盘塞到付清慕怀里，“好好看着。”他竟然